

敦煌供养僧服考论 (一)

——僧装的类型变化

蔡伟堂¹ 卢秀文²

(1. 敦煌研究院 考古研究所, 甘肃 敦煌 736200;

2. 敦煌研究院 信息资料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30)

内容摘要:本文以图像为依据,结合史料,对石窟和出土文物中的供养僧人服装类型及其变化进行探讨。佛教传入中土,各代僧人服饰有所差异。由于地域、民俗风情的不同,敦煌供养僧服在各时代不断变化,其形式多样,与印度原始僧服制度差别较大,显示了中土佛教僧服的复杂性与时代性。

关键词:服饰;供养僧人;敦煌石窟;出土文物

中图分类号:K879.41;K89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0)05-0025-05

A study of Monastic robe of donors in Dunhuang Murals: Changes of monastic robe (Part I)

CAI Weitang¹ LU Xiuwen²

(1. Archae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of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2. The Data Center of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types of monastic robe wearing by monastic donor in Dunhuang Murals and other relics and lays emphasis on the style that changes taken place on different times based on iconographic searching and historic records. Along with introduce Buddhism into China, different Buddhist schools come along and accepted by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us there were different feature of monastic robe showing as times come by. In Dunhuang Murals, there were evident of variant monastic robe in different times. The type of monastic robe of donors are changed and mixed with Chinese monastic element showing not only much differences from original Indian monastic system but Chinese Buddhist stance towards monastic robe.

Keywords: Dressing style; Monastic Donor; Dunhuang Grottoes; Cultural Relics

收稿日期:2010-04-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石窟供养人研究”(05JJD870157)

作者简介:蔡伟堂(1957—),男,甘肃省景泰县人,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事石窟考古与佛教艺术研究。

卢秀文(1953—),女,吉林省长春市人,敦煌研究院信息资料中心副研究员,从事服饰与石窟研究。

敦煌石窟中现存大量的供养僧人画像,一般位于洞窟四壁下部和中心柱四面座沿或基座,少则一二身,多则三五身乃至几十身不等,在特殊的大型洞窟中则成排表现,多作为供养人群中的前导,表明供养僧人地位高于其他供养人。敦煌供养僧人服饰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与特殊性。研究敦煌供养僧人的服装形式及其变化,对于认识佛教人物服饰在敦煌的特殊意义以及在中土的演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于僧装,学者们多有专论。周叔迦探究了僧衣概念、用色以及在汉地的穿着形式^[1]。郭慧珍对中土僧装的起源、形式、制衣及意义等作了论述^[2]。吉村怜研究比丘像的衣着名称,具体涉及僧祇支、汗衫、偏衫、直裰等^[3]。张承宗从僧装的形式、颜色等领域,概括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僧服特征^[4]。陈悦新分析了佛衣与僧衣的关系,对印度和汉地实物造像中的佛衣与僧衣作了分类,说明了三衣的内在逻辑关系^[5]。此外,尚有学者在论及佛装时涉及僧装,如杨泓《试论南北朝前期佛像服饰的主要变化》^[6],久野健《东亚的佛像与偏衫》^[7],马世长《汉式佛像袈裟琐议》^[8],费泳《佛像服饰中的“僧祇支”与“偏衫”问题》^[9]等文。上述学者在深入调查、研究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文献求证实物,以实物印证文献,考述之中颇多创见,将中土佛教服饰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上述学者的研究,凡涉及敦煌供养僧人服饰,主要是对其图像资料的引用和参照,很少进行专题论述。本文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在调查石窟的基础上,从图像学的角度,就敦煌供养僧服的类型和变化略作述论。

一 敦煌供养僧装的类型

本文所谓供养僧人服装,指敦煌壁画供养人行列中僧、尼所穿的衣装。佛衣、僧装在佛教律典中规定有“三衣”或“五衣”之说,供养僧服与其基本相同。但是,因地域不同、文化差异、时代变迁而在具体造像中有一定的变化,具体涉及有袈裟、僧祇支、偏衫、裙等。

(一)袈裟

根据穿着方式,可分为袒右式、通肩式、双领下垂式三种。

1. 袒右式。莫高窟初见于北凉第268窟作为前

导的供养僧人,内着绿色僧祇支,外披覆肩袒右式浅褐色袈裟,下着绿色裙,裙裾稍长于袈裟,双足外露。西魏第249窟中有三身供养僧人,均着袒右式袈裟。其中左起第一身披黑色袈裟,下着长裙,第二、三身分别披蓝色、白色袈裟(图版14)。中唐第158窟供养僧人身着蓝缘黑色圆领内衣,外披袒右式红色袈裟。第61窟元代一供养僧人,着交领小袖内衣,外披袒右式袈裟。

2. 通肩式。莫高窟中最早见于北凉洞窟的佛衣。供养僧人着这种衣装则出现较晚。五代第137窟供养僧人身着通肩式红色袈裟,右衣角自颈下绕过覆搭左肩蔽覆全身(图版15)。

3. 双领下垂式。莫高窟最早见于北凉第272窟的佛装。供养僧人着此装则初见于北魏第263窟。第263窟北壁东端有一身供养僧人穿黑色斜领内衣,外着红色双领下垂式袈裟,领缘呈U形。北周第428窟供养僧人身着斜领内衣,外披双领下垂袈裟,领缘呈V形,下着长裙。北周第290窟有成排供养僧人(图版16),其着衣形式均同第428窟。隋代第305窟供养僧人着装亦属此式。

(二)僧祇支、偏衫

1. 僧祇支。莫高窟初见于北凉第268窟正壁龕下供养僧人衣着,其后北魏至元各代沿用,可见部分为斜领和交领二式。

2. 偏衫。莫高窟北魏第263窟供养僧人中有一身内着交领带右袖偏衫,外披袒右袈裟。第290窟供养僧人,着斜领白色偏衫,外披黑色袈裟,白裙曳地。此窟另有披红袈裟的供养僧人,下着黑色裙。又见于第249窟。盛唐第217窟供养僧人着交领宽袖白缘偏衫,披袒右彩色田相袈裟,下着裙,趺履。榆林窟西夏第29窟僧人着偏衫,披袈裟,下着长裙,趺履(图1)。



图1 供养僧人
榆林窟第29窟 西夏

(三)交领衣、大袖衣裙

1. 交领衣。莫高窟第263窟供养僧人中有一身僧人着交领衣,穿履。另一身上着交领衣,宽袖,

下着裙,蹬履(图2)。此外,石窟中尚出现着宽大交领衣、下着裙、穿履的供养僧人。



图2 供养僧人 莫高窟第263窟 北魏

2. 大袖衣裙。莫高窟晚唐第9窟女供养人,着交领大袖内衣,束带齐胸,下着长裙,外披袈裟,似有帔巾自身后绕上臂垂下,着履(图3)。晚唐第138窟北壁女供养人身着交领大袖内衣,齐胸束带,饰团花图案,外披袈裟。似左肩前有防止袈裟滑落的勾纽,衣缘饰四瓣团花图案。下着曳地长裙,穿高头履。这身女供养人服饰华丽,衣装与世俗贵族供养人所穿衣装大体相同。



图3 供养尼
莫高窟第9窟 晚唐



图4 供养僧人
莫高窟第61窟 五代

3. 半披对襟衫。莫高窟五代第61窟甬道供养人身着白色内衣,小袖口露出白边,外着左衽半长衣,束带,下着裙,蹬履。可看出其上衣似为俗人穿着的短袄,显得宽松,衣纹流畅(图4)。

上述实例,初步显示了敦煌供养僧装的不同

穿着形式,具体出现了,一、袒右、通肩、双领下垂式袈裟,反映了袈裟的不同披着方式。二、供养僧人服饰出现了着汉式的交领、褒衣博带、大袖衣裙等衣装,呈现了敦煌供养僧人衣装的多样性和逐渐汉化的趋势。

二 敦煌供养僧装的变化

上述供养僧服类型,显示出各时代供养僧、尼所穿衣装的变化。

第一类袒右式袈裟,莫高窟早期见于北凉、北魏窟,主要受到来自印度、西域僧服的影响。克孜尔第46窟右甬道内侧绘有着袒右袈裟的供养僧人像。这种类型亦见于柏孜克里克隋唐第9窟回廊入口处供养僧人像,从形象和服饰上看,似主持建造此窟的供养比丘,为贵族出家之人。图中供养僧人身着内衣,外披覆肩袒右袈裟。左边供养僧人,在画面最外侧上方有汉文榜题,其左侧有相同内容的回鹘文题记:“这是法惠都僧统出家之像。”(图版17)^[10]说明西域僧人服饰与敦煌僧服的密切关系。这类僧服源于印度。印度早期的僧装形式,如《十诵律》卷1《四波罗夷法》云:“僧难提比丘偏袒右肩,脱革屣,胡跪合掌作如是言。”^[11]印度佛教造像衣装,在初期按佛教仪轨来表现着衣形式,如袒右式,即斜披袈裟,以布从右腋下绕上覆搭左肩,露出内服僧祇支。这种衣式,在犍陀罗、秣菟罗佛像上出现。传入中土后,早期见于龟兹石窟,继而出现在甘肃、山西、河南等石窟和出土文物中。有学者认为比丘造像最早只有到北魏时代^[2]。其实,目前中土所见石窟中最早的比丘造像的袒右式出现于西秦。炳灵寺第169窟是我国石窟中唯一有十六国纪年的洞窟,此窟北壁绘有西域高僧昙无毗供养像,身着袒右式袈裟。同窟北壁东侧第12号龕说法图下供养人第一身题榜“法显供养像”,高鼻,深目,袒右、露胸,白色袈裟(图5)。与此像相邻的“道聪供养像”袒右露胸,披绿色袈裟,下着条纹绿色裙。这些西秦僧人供养像的服饰,流露出西域绘画风格,表明袒右式袈裟在西秦时期就已出现。袒右式僧装除炳灵寺之外,又见于云冈石窟第12窟二佛并坐右侧的供养僧人衣装^[12]。南方见于1957年金华寺万佛塔出土唐、五代鎏金铜阿难立像,此像披袒右袈裟^[13]。上述实例表明袒右式在中土南、北方流行。

通肩式袈裟,在莫高窟初见于北凉洞窟的佛装,此后多有出现,一直沿用。供养僧人着此装则出现较晚,实例较少。北朝中后期,袒右式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在吸收外来僧装的基础上,出现了通肩式,成为供养僧服的衣式之一。最初中土供养



图5 供养僧人
炳灵寺第169窟第12龕 十六国

僧侣多着袒右衣,但是这种袒右肩的样式,与我国西北地区的气候环境和习俗不适应,所以从北朝起,敦煌僧装开始变化,由袒右演变为通肩、覆肩形式。这类僧装在龟兹、麦积山、云冈等地均有出现,如麦积山北魏第142窟正壁左侧比丘尼袈裟^[14]。隋唐以后,敦煌通肩式僧装时有出现,这种类型除敦煌石窟见存外,又见于陕西龙门、河南等处,如龙门石窟看经洞甬道北侧的供养比丘像^[15]。

双领下垂式袈裟,在敦煌石窟中初见于北凉佛装,双领下垂式,实乃通肩式的一种,是以袈裟覆双肩,领缘向下松垂于胸前,形如“U”形,露出僧祇支。供养僧人着此装始见于北魏第263窟。巩县石窟第3窟外壁东侧上部,第99龕右侧弟子像,内着交领衣,外披双领下垂式袈裟^[16]。这种形式又见于龙门石窟万佛洞甬道北侧供养比丘像^[15]、麦积山北魏第101窟正壁左侧比丘尼像和西魏第123窟左壁右侧弟子像^[14]。敦煌西魏、北周时期袈裟多出现双领下垂式,衣装宽松博大,究其原因,可能与北魏孝文帝改制,受南朝服饰风格影响有关。这一时期敦煌供养人秀骨清像,褒衣博带流行,这是中原传统服饰影响的新题材,与元荣自洛阳来到敦煌带来中原地区的服饰文化有关。

第二类僧祇支,系佛装“三衣”之一。在敦煌僧服中是主流,莫高窟最早见于北凉时期,其后各代皆有表现。主要有斜领和交领二式,初期多斜领,北魏以后二者兼有,以交领为主。唐道宣《释门章服仪》:“大圣本制三衣,西方但有此衣,余无别服,故文云但三衣也。后有覆肩袴(祇)支之服,相亦要,方故僧祇。云长四肘广二肘是也。元制所兴,本

唯尼众。今僧服着偕通下位,而袴支上狭下广。”^[17]从石窟考古资料看,麦积山石窟出现的僧祇支有交领、斜领。云冈多出现圆领,云冈第5窟2层上段南侧弟子像为此类^[18]。僧祇支交领,又见于1966年瑞安慧光塔出土的北宋金漆木雕高僧坐像,此像外穿袈裟,内着交领右衽僧祇支,上有题记云:“泗洲大圣普照觉大师。”^[19]中土早期出现的内衣多为斜领,这类交领式内衣与汉装有密切关系。

偏衫,敦煌石窟中北朝出现,且见于后代诸窟。隋时偏衫无大的变化,在领缘出现宽边,颜色有黑、白色,唐代以后的偏衫与俗服混合穿着。佛教传入,僧侣服装随之有了改变,在肩上半搭偏衫,把裸露的肩部遮住,再到后来逐渐改穿有袖的僧衣。因此,斜披袈裟、肩上半搭偏衫的服饰具有民族特征^[6]。敦煌僧装出现了彩色田相偏衫。这类衣装莫高窟隋代以后的壁画中出现较多。龙门看经洞中有罗汉四身,均穿偏衫^[15],这类服装,是与本土僧侣服装相结合而又受外来影响逐渐改进的结果。敦煌晚唐时期,僧装出现了交领和两袖。五代、宋以后这种僧装仍有使用和变化。偏衫约出现于北朝时期,1954年在太原华塔寺出土北魏石雕弟子像,主尊右侧弟子着偏衫^[20],服饰形式反映了北魏时期僧人着偏衫的服饰样式。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上《服章法式》载:“后魏宫人,见僧自恣,偏袒右肩,乃一施肩衣,号曰偏衫。全其两扇衿袖,失祇支之体,自魏始也。”^[21]又元照《佛制比丘六物图》云:“此方往古并服祇支,至后魏时,始加右袖,两边缝合,谓之偏衫,截领开裾,犹存本相。故知偏衫左肩即本祇支,右肩即覆肩也。”^{[17]901}

第三类交领袍服,在敦煌北魏时期出现,并在同期的世俗供养人中流行。交领右衽衣,承袭汉魏旧制,来自汉代的深衣,深衣取消了原来上衣下裳的界限,将两种服装融合,成为一种服装,称为袍。袍服原来是内衣,后由内衣变成外衣,成为人们的常服。秦汉时,一般男子的外衣统称为袍^[22]。袍是敦煌北朝时期的流行服饰,亦是隋、唐官吏朝服的一种。莫高窟北周男供养僧人,交领衣带有小袖,是汉民族袍服融合了胡服的特征。

大袖衣裙,在敦煌壁画上最早出现在北朝,其后至隋唐供养人服饰中大量流行。供养僧人着此装在唐以后时有出现,多交领,偶有翻领^{[22]161}。汉代襦服的一个特点是衣袖宽博,臂肘处做得宽松,身长,下垂的袖子被称为“袂”。魏晋南北朝时称这

种衣服为“褒衣博带”，主要流行于东晋南朝士大夫中，百姓亦有穿着。唐时僧人服装，时有出现。《原始秘书》载：“唐武后幸僧怀义，衣帽皆用朝扮，衣用大袖如朝服制，曰直裰，曰偏衫，曰宽衣，加以锦绣。”^[23]系指当时的僧人衣装。巩县石窟，北魏第1窟中心柱东面，主尊两侧弟子为此类^{[16] 270}。其形又见1963年郑州发现的昙珠造像石刻中的北朝弟子像^[20]。杭州雷峰塔出土唐五代一残高6.9厘米鎏金铜弟子立像，此像身着圆领广袖衣，双手拱于胸前^[19]。说明大袖衣不但广泛流行于俗人服饰中，同时亦在僧人着装中出现。

半披对襟衫，这种类型多出现在西魏、北周、隋唐窟。其来自汉代的短襦衣。《中华古今注》曰：“秦始皇以布开袴，名曰衫。”^[24]半披对襟衫，搭帛自然垂下，见敦煌隋窟比丘像。内穿交领衣，外着双边V形对襟衫，见莫高窟晚唐窟。新疆阿斯塔那206号唐墓曾出土类似的衣装。这种衣装有对领和右衽两种。说明敦煌僧装随着俗装的样式而改变，同时亦反映了当时服饰的流行时尚。在僧装中还有一种如同俗装的窄衫小袖，是唐初的“胡服”。唐初由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宫廷仕女、贵族妇女模仿“胡人”的装扮成了一时的风气，民间也受到一定的影响，这种风气亦影响了僧人的衣装。

通过上述探讨，初步看出敦煌供养僧装的变化。第一类，似主要受到印度、龟兹佛装与僧衣的影响，且有变化，兼有外来和本土相融的特征。第二类，早期保持印度原有风格，中期有所变化，晚期则和俗装混合穿着。第三类，形式复杂多样、不断变化，衣装样式主要来自汉服的影响，但亦有少数服饰受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土，由于地域、民族、风俗的不同，地理气候的差异，使僧人服装在各个地区、民族间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形式。特别是在汉族中由于地区的因素，南北差异，以致僧装在各时代不断变化，其形复杂，与印度原始僧服制度有一定区别。因而，敦煌供养僧装的样式出现多样性就不难理解了。

附记：文中白描图，见赵俊荣绘《敦煌壁画白描精粹·敦煌供养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图12由金炜先生摹绘。

参考文献：

- [1]周叔迦·汉族僧服考略[C]//周叔迦佛学论著集.北京：中华书局，1991.
- [2]郭慧珍·汉族佛教僧伽服装之研究[M].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120.
- [3]吉村怜.古代比丘像の着衣と名称——僧祇支·汗衫·偏衫·直とつについて[J].东京国立博物館研究誌(587)，2003.
- [4]张承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服饰[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7).
- [5]陈悦新.佛衣与僧衣概念考辨[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2).
- [6]杨泓.试论南北朝前期佛像服饰的主要变化[J].考古，1963(6).
- [7]久野健.東アジアの佛像と偏衫[C]//古代小金銅仏.東京：小学館，1982.
- [8]马世长.汉式佛像袈裟琐议[J].艺术史研究，2005(7).
- [9]费泳.佛像服饰中的“僧祇支”与“偏衫”问题[J].敦煌学辑刊，2008(1).
- [10]勒柯克.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M].赵崇民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图16.
- [11]大正藏：第22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3:399.
- [12]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云冈石窟：第2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90：图101.
- [13]浙江省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东土佛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61.
- [14]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中国石窟·麦积山石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7：图112.
- [1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龙门石窟：第2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3：图79.
- [1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巩县石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3：图222.
- [17]大正藏：第45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838.
- [18]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云冈石窟：第1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90：图35.
- [19]浙江省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东土佛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61.
- [20]王景荃.天国的灵光——佛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99.
- [21]大正藏：第54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238.
- [22]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55:123.
- [23]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300.
- [24]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中[M]//丛书集成.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24.